

他山之石

# 对文学价值所在的深刻探索

——写在“期待译成中文的十部小说”之一《维吉尔之死》简体中文版面世之际

胡胡

大学教授梁锡江与青年译者钟皓楠共同翻译的版本，填补了这一外国文学翻译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文学和出版意义。

## 与卡夫卡齐名，曾获诺奖提名

赫尔曼·布洛赫是奥地利文学的代表人物，与卡夫卡、穆齐尔、贡布罗维奇并称为中欧文学四杰。米兰·昆德拉认为，布洛赫在文学上有独特而重要的贡献，甚至可以说，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和探索，“为小说的形式开辟了一条新路”。

布洛赫的一生充满曲折。1886年，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成功商人家庭，自小是作为父亲的接班人培养的，接受的更多是跟家庭产业相关的教育。不过，他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让他的心思与精力日益从家庭产业上转移开来，甚至在39岁“高龄”进入维也纳大学，以学生身份系统学习哲学、数学和物理学。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发现哲学的实证主义化已经无法面对和解释趋于复杂化的现实和走向崩溃的价值体系。在此情势下，诗，或者说文学，进入他的视界。

在做出文学转向后，布洛赫陆续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作品有《梦游人》《未知量》《维吉尔之死》《无罪者》《着魔》等，尤以《梦游人》《维吉尔之死》著名。1938年，受战争影响，他选择流亡美国，其间也一直并没有放弃文学创作，《维吉尔之死》正是他流亡生活的最高成就。1950年，布洛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很遗憾，次年，他因心脏病在美国去世。

## 对人类共同命运与文学价值所在的探索

《维吉尔之死》围绕维吉尔人生最后一天的所思所感展开，故事并不复杂，但内容极为深刻。

全书共分四章，以古希腊哲学里的水、火、土、以太四种元素为标题。被誉为“西方之父”的维吉尔耗时十一年，完成了史诗《埃涅阿斯纪》的初稿。他在临终时随奥古斯都（罗马皇帝）的舰队返回意大利，面对“人性的丑恶与人世的苦难”，维吉尔心生茫然，手足无措。夜间，静待死亡降临的维吉尔在三个酒醉之人的咒骂和狂笑中对自我的审美追求产生怀疑；文学无力于现实苦难的救助和改变。绝望之中，他决定焚毁《埃涅阿斯纪》。然而，在与奥古斯都交谈之后，维吉尔感受到了世间仍然存在的爱，以及由此做出实际行动、为世界带来些许改变的可能。他转而而为奥古斯都也为世界留下这部史诗，借此也使自己走向救赎之路。

作为一位具有深厚哲学修养的作家，布洛赫这部作品蕴含了浓重的哲思。1937年春，他开始了《维吉尔之死》的创作，然而，次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及随后他本人被投入狱的经历，给他带来了无限逼近死亡的体验，这也成为小说中着重反映的一面。

就布洛赫的思想理念来看，自文艺复兴以降，人类赖以存在的价值体系逐渐失去统一和平衡，各种细分价值系统独立运行，相互之间不免产生隔阂与对抗，最终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过去已经不再而未来尚未到来的过渡时

代，人类如何在迷茫中寻得出路，重建一种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上的和谐生存方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可以发挥何种作用，正是布洛赫借助《维吉尔之死》所做的时代思考。

## 恣肆奔涌的意识洪流，期待已久的简体中文译本

《维吉尔之死》出版后，好评如潮。斯蒂芬·茨威格评价道：“《维吉尔之死》是我们这个时代用德语以及所有其他语言写就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对于自己的创作，布洛赫曾说，想要“将艺术与思想的多样性，转化为一种可传播、可产生影响的形式”。这一尝试的结果就是《维吉尔之死》。在小说中，以第三人称形式出现的维吉尔的思想意识的流动是极为突出的特点，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把诗人生命临近终点的过程中那种自由的精神漫游表现得极为酣畅。

作者的这种写作方式，“创造出一种近乎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使语言的复杂多义达到极高程度，给翻译带来很大困难，这部作品直到如今才迎来第一个简体中文译本。作为国内最早研究布洛赫的学者之一，梁锡江教授翻译《维吉尔之死》始于二十年前，伴随着其专著《神秘与虚无——布洛赫小说〈维吉尔之死〉的价值现象学阐释》的撰写，后来他与青年译者钟皓楠合作共同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该书简体中文译本的出版，无疑将会扩大赫尔曼·布洛赫在中国的影响，加深国人对这位作家的认识。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真诚而伟大的观察与思考者。在波诡云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数人流离失所，四散逃亡，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便身处其中。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他在流亡生活中未曾放弃过对于人类命运和文学价值的思考，写出的代表作《维吉尔之死》成为一部足以媲美《尤利西斯》的现代经典。

这部出版于1945年的巨著，在过去的八十年里为无数中文读者所期待，甚至被列为“期待译成中文的十部小说”之一，近日，《维吉尔之死》迎来简体中文译本。这一由上海外国语

香闲情

# 「复生」从觉醒到怒放的历史

邓谦林

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是作家彭晓玲花费六年时间创作出来的。谭嗣同（1865—1898）是湖南浏阳人，“戊戌六君子”之一。他在国家危难之时，不避生死，投身变法维新之中，在变法失败后，慷慨赴死，以自己的牺牲来唤醒、激励国人，点亮国家的希望，被梁启超称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这部小说叙述了在日渐衰败的清朝末年，谭嗣同从萌动、觉醒到怒放的思想成长历程，并以点带面，展现了为救亡图存、变法革新而不懈努力的近代中国文人群像和清朝末年面临的各种危机与社会发展轨迹。

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写作者要研究历史，但不能照搬历史，在谭嗣同短暂的33年生命中，作者彭晓玲选取了其生命中的最后八年（1890—1898）来重点书写，这八年对于中国近代史和谭嗣同个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八年中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一是甲午战争，这意味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二是戊戌变法，虽然它失败了，但它是中国从器物学习转到制度变革的一次尝试。书写此种历史境遇中的谭嗣同，可很好呈现中国的历史风云，有历史的广度和厚度。对谭嗣同个人来说，这是他直面现实、探索出路、投身变法的八年，是他从萌动、觉醒到怒放的历史。当然，作者只写了他投身戊戌变法的前奏，没有写它的高潮和落幕，也给读者留下了些许遗憾。

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历史小说、历史剧等文艺创作面临的一大难题。小说运用了“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失事求似”是郭沫若总结出来的历史剧创作经验，主张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历史精神，在此前提下作者可以不受历史事实的束缚而自由创作，可对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

彭晓玲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与“失事求似”原则有相通之处。她怀着强烈的追慕先贤的情感和欲以文学方式为先贤立传的使命感进行创作。她搜集阅读了关于谭嗣同的大量史料文献，实地探访了谭嗣同曾经到过的地方等，在此基础上，作者也进行了大胆地想象，虚构了包世贞、罗成等人物形象，对人物心理和活动场景进行了创造性摹写。这部小说中还描绘了康有为、梁启超、魏源等一大批历史人物，对读者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是大有帮助的。但是对个别人物的评价，如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签订中的想法、作用的评价，思路可更开阔些，可写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 何如参加红军去，拼得热血换幸福

钟伦荣

牺牲因崇高而伟大，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而勇于牺牲，重于泰山。敢于牺牲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具备的政治本色和鲜明品格。牺牲也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是一部永远写不完的大书。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作家们从不同角度描写长征，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作品。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系统中，以“长征”为正题名的检索结果近千个。新华社高级记者关山远的纪实文学新作《为有牺牲》（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牺牲的视角书写闽西客家儿女长征的历史，弘扬长征精神，切入点独特，带给读者别样的新鲜感。

本书的独特处之一在于，与其他描写长征的作品不同，该书聚焦闽西客家儿女革命史，从他们敢于牺牲的角度来描写长征历史，书写“他们那跃动着、蓬勃着、坚定着的初心，那永不言弃的奋斗者姿态”，书写他们的铁血意志和不畏牺牲的精神。闽西是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一块英雄浴血、彪炳史册的红色圣地，正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说：“中央主力红军8.6万多人的长征队伍中，闽西儿女近3万。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闽西儿女仅存2000余人。”作者以题记的方式向闽西儿女为长征付出巨大牺牲、为长征胜利立下卓著功勋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全书采用一条主线和一条副线展开铺叙。一条主线通过追寻闽西客家儿女的长征故事完整呈现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事件，作者在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下，将闽西儿女敢于牺牲的小故事与长征中发生的大事件进行了紧密的关联。例如松毛岭之战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三十四师担任后卫与血战湘江，红一军团的闽西子弟担任先锋、斩关夺隘与强渡湘江、智取遵义、飞

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河西高台血战等，小故事生动感人，大事件跌宕起伏。一条副线是通过书写瞿秋白、何叔衡、古柏、贺昌、刘伯坚、阮山等共产党人和詹寅、郭义、陈必亨、张溪兜、陈客卿等闽西儿女的英勇牺牲，烘托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和共产党人的不屈精神，彰显英雄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精神密码。

主线、副线相结合，把闽西儿女为长征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长征精神相互映照、相互映衬。

这部作品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在创作手法上采取全局和局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从全局和宏观的角度讲，作品通过书写红军长征的重要事件，如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翻越雪山、战胜草地等，来说明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

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从局部和微观的角度讲，作者注重将笔触对准长征中的闽西客家儿女，精心选择长征中最具典型意义、感人至深的战斗故事、情节和场景，以达到对于长征的全面性、现场感、细节性呈现。

故事题材的取舍中，注重将那些涉及闽西子弟且人们不那么熟知的故事与那些众所周知的长征大事相结合，注重传奇性与真实性相融合，让读者既可重温长征的辉煌经典战例、所涌现的无数英雄人物，也可领略90年前红军将士坚定信念、顽强拼搏、不畏艰险、无坚不摧、严守纪律、爱国为民的精神，进而使今天的人们对长征和革命先辈心怀敬佩之情。

这部作品的成功出版还在于作者关山远在素材上的丰富积累，材料取舍的过人眼光。有关长征的史料、文献、传记和纪实作品卷帙浩繁，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要从中筛选出适合本选题的内容并非易事。恰恰在这方面，关山远围绕这一选题所做的功课是深入的、精到的。

正如作者在《写在前面的话》中所说：“为了写好这本书，我查阅了上千万字史料，采访了部分红军后代，沿龙岩、上杭、武平、连城、长汀走了一圈，专程去了当年湘江血战之地——广西的全州、兴安、灌阳。书中的每个人物、故事、细节，甚至每个人物讲的话，都有出处。”作者再现了长征的波澜壮阔和可歌可泣，带领读者沉浸式回到长征现场，并且以精深的思考，解读长征的胜利密码，挖掘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全书近28万字，兼具纪实性、文学性、形象性、可读性等诸多品质，对读者产生深深吸引的同时，对长征予以历史性回顾和当代性启示。

读有所得

# 一些写给人间的情话

王士强

写作对于诗人郭辉而言，有如一“出神”。在他这里，生活不是在别处，他更多的是在“别处”视察、回望“此处”的生活，由此而发现其别样的色彩、样貌与质地。

诗集《万物都有锋芒》即是郭辉的一次“出神”。在诗集的“后记”中，他如此自道：“也抒写当下，抒写此情此景。更多的却是将笔触，伸入于过往之中，回望之中，写那些最为熟悉的物事，那些自己感触最深，感悟最深，体验最深的东西。并且尽量写得有厚度些，有质感些。”这种“过往”与“回望”，的确是理解《万物都有锋芒》的关键词。于寻常与回望中见诗意，这是郭辉诗歌的内核之一。

郭辉善于思考与发现，往往呈现出事物中相反的质素，使其焕发诗性的光彩。在《响石》中，他“听到这纯粹的硬里面/有一口闹钟在响”，而且它“那么热，那么烫，那么形神兼备/多像是天上掉下的一个雷”，在“石头”中发现“闹钟”、发现“雷”，它们之间如此不同，在某些方面却又如此相同、浑然不可分。《星光隐》则将软与硬、隐与显之间的辩证与转化形象地呈现了出来：“那些柔软的部分/为大海，为江河湖海所接纳/硬的，骨气朗朗的，则/一一进入了石头……”《整容术》一定意义上是写人生不断丧失的过程，从骨头中“卸去火石”，卸去“叹息”“痛”“罗曼史”“触觉”“感知”等等，如此的“一损再损”到最后“才会趋于完整”，这里面“残损”与“完整”之间的转换无疑是具有哲理性，包含深意的。

故而，郭辉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一味地拥抱、投入，也不是一味地冷峻、疏离，而更多是一种复合、辩证、错杂的关系。《菩萨蛮》中，一方面“有自己内心的安详/讨厌暴力”。但另一方面“一柄为铁石心肠/所驱动的铁锤子，已然/举过了最高的限度，就要狠狠落在/必然的痛点之上”，一定程度上悲剧已不可避免，宿命无可逃避，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提醒/血肉之躯，再硬朗些，再高贵些/在粉身碎骨之前/或可一叹，叹世上可叹之事/或可一笑，笑天下可笑之人”，体现出作者对生命、对生存的深切的体恤。在《无上道》中，诗人写到了“一头山羊，在崖壁上/嗷嗷有声地/磨着，它瓦灰色的犄角”，他由之引申道：“呵，万物都有锋芒/都有它/面对世界的尖刺/脸色苍白的人呀/山羊一扭头，看到了/你孤零零的痛/惯性一直在追杀/步步紧逼。该出手了。你/如何亮出自己的决绝？”由“羊”写到“人”，写到生存之痛苦、挫败以及如何面对困难、困境，作者并未对之进行阐发，却有着很强的艺术张力，引人深思。

郭辉将历史、现实审美化，在宁静、淡远中包含了复杂、深沉的关切。《出水石》写石头：“流水经过石头/石头有太多的心得/它可以/但就是不说/流水是放牧江山的鞭子/石头则是/一记沉思着的鞭花……”“说”与“不说”耐人寻味，既有现实、具象层面的指向，又有形而上、哲学上的思索。由这样的超越性立场出发，郭辉的诗歌常呈现出出世之思，他在《空》中写：“只有空，才是/可以回味的并且可以/取之不尽，/无又无”中写“无”：“来即是去，去即是来/无又无”，《虎跑泉》《飞雪寺》等诗亦均具禅意，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达成对人生的深度观照。当然，郭辉诗歌的禅意并不指向出世与虚无，而是饱含着对世间的关怀与体贴。《沧浪谣》中写“中年人”：“中年人，他在河边/吹笛。他面对着一段迟缓的河流/河床的最下面/沉淀着他大半辈子的/无可言说/他不紧不慢地吹出了笛音/颇有几分像是/他正在打磨胸腔里那些/沉默经年的锈”，其中便包含了复杂的人生感悟。

郭辉的诗，正是在寻常中发现非常，正如他在野花“苦地丁”身上发现了生命的飞扬与真正的诗意：“一朵朵一蓬蓬其貌不扬/只是野，只是/自己乐着自己的，目中无人”“一开就不可收拾，一开/就把那么多或粉红或淡紫的情话/牢牢钉在了人间”（《苦地丁》）。诗歌也正是郭辉写给人间的情话。